既不"拉美",亦不"魔幻"

——进入世界中心的边缘巴西

叶 楠

如果与欧美文学相比,拉美西语文学处于边缘的位置,那么巴西文学则是边缘的边缘。尽管它并不与拉美西语文学共享一种文学传统,也因为语言差异在拉美文学发展之路上踽踽独行,但是这个被西语国家包围的葡萄牙语大国依然被笼罩在所谓的"拉美魔幻主义"的谜云之中而难以让国人一窥其貌。

事实上,不甘心被称作"一个贫苦的文学邻居"的巴西,早已成为当代世界最活跃的写作场域之一。随着 2014 年世界杯重回"足球王国",2016 年里约奥运会进入倒计时,当下谈论巴西文学已成为一种时尚。从国际出版市场的翻译热潮到 2014 年多场书展的主宾国,这个全球媒体镜头对准的国度正在逐渐展露隐匿于巴西足球耀眼光环下的当代文学之美。这里,我们不妨从过去一年的巴西文坛风云说起,来走近这个迥异于国人惯常想象的文字巴西。

一、新老交替的巴西文坛

从渡边淳一到玛雅·安吉洛,从纳丁·戈迪默到加西亚·马尔克斯,近年来年文坛陨落的巨星指不胜屈,尤以巴西为甚。年初,年仅58岁的巴西作家多尼泽特·加尔旺(Donizete Galvão)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让巴西读者们措手不及。他的小说受德拉蒙德的影响,关注大城市的市民生活,代表作《未完成的人》(O Homem Inacabado)在2010年还获得了葡萄牙电信奖。到了年中,更是一连失去了四位重

量级作家,在巴西乃至世界读者们的面前上演了真正的"世界悲"。翻译过艾略特诗集的著名诗人及翻译家伊凡·戎凯拉(Ivan Junqueira)、曾经荣登卡蒙斯文学奖宝座的大牌作家若昂·乌巴尔多·里贝罗(João Ubaldo Ribeiro)、多产作家及神学家鲁本·阿尔维斯(Rubem Alves)和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阿里亚诺·苏亚苏纳(Ariano Suassuna)都在这个黑色七月离开人世。其中,里贝罗和苏亚苏纳都是巴西东北部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前者凭借反映腹地帮派主义的《热图里奥士官》(Sargento Getúlio)赢得雅布提大奖;后者多部剧本被拍摄成电影,将民间故事与宗教色彩相结合,并混合现代主义、象征主义和巴洛克元素来表现巴西东北部地区的流行文化。

四位耄耋老人刚走不久,年近期颐的曼努埃尔·德·巴罗斯(Manoel de Barros)的溘然长逝又给了巴西文坛一记重拳。曼努埃尔·德·巴罗斯的离世称得上是近年来巴西文坛最重要的事件。这位 97 岁的诗人一生写了 18 本诗集、多本儿童书籍和自传。身为"45一代"^[1]的一员,巴罗斯的诗歌极具简约之美,他将目光转向了城市化过程中被百万移民所抛弃的湿地和河流,书写这些移民所留下的"被真菌和藤蔓接管的房子"。口语化的表达和充满自然元素的日常细节再现了巴西农村生活的贫困与孤独。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纵然这些大牌作家们的离开让人有些心惊胆战,却还有一些老伙计们奋斗在文坛一线。同是朝枚之年,诗人、散文家和历史学家阿尔贝托·达·科斯塔·席尔瓦(Alberto da Costa e Silva)获得葡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卡蒙斯文学奖。长年驻扎葡萄牙、非洲及拉美国家的外交生涯使得他的作品成为葡语国家间的有趣联结。老作家鲁本·丰塞卡的短篇小说集《融合》(Amálgama)则维持了其嘲讽社会现实的风格,毫无悬念地将去年的雅布提短篇类一等奖收入囊中。

纵有珠玉在前,中青年作家们亦不逞相让。贝尔纳多·卡瓦略(Bernardo Carvalho) 2014年凭借《复制》(*Reprodução*)毫无悬念地摘得雅布提长篇一等奖,米歇尔·劳布(Michel Laub)的《毒苹果》(*A MaçãEnvenenada*)次居第二。这位出生于1973年的重量级作家如今已出版五部长篇小说,2011年出版的代表作《坠落日记》(*Diary of the Fall*)不仅获得了巴西利亚文学奖及布拉沃文学奖,还即将改编为电影上映。除了米歇尔·劳布,塔西亚娜·萨伦·莱维(Tatiana Salem Levy)、丹尼尔·加

^{[1] 1945} 年,随着二战的结束和独裁统治者瓦加斯的倒台,巴西文学环境得到改善,出现了一大批新兴诗人和小说家,组成了巴西文学史上的"45一代",被认为是巴西现代主义运动第三阶段的主力,代表诗人包括若昂·卡布拉尔、雷多·伊夫、多明古斯·卡尔瓦略、曼努埃尔·德·巴罗斯等。

莱拉(Daniel Galera)等当前活跃在巴西文坛的生力军有不少曾入选 2012 年格兰塔出版社推出的"巴西青年小说家"特辑而逐渐被世界熟知。这些才华横溢又年纪轻轻的巴西作家们以令人喟叹的细节表现力和奇思妙想诉说着新奇而又熟悉的巴西记忆。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走出国门,近年来更是成为出版界的宠儿。2014 年世界杯期间,出版界巨头企鹅公司(Penguin Group)所策划的文学世界杯活动中,年仅 36岁的丹尼尔·加莱拉就和文学巨擘马查多·德·阿西斯、若热·亚马多等人站在一起。可以说,巴西的青年作家们正在以自己的文字创作推动着巴西文学重新走进世界版图之中。而这些新一代作家受网络和英美流行文化影响较大,不少人又是媒体记者出生,在他们的笔下巴西也展现出现代化洪流裹挟下的另一面。

二、不谋而合:家庭、疾病与历史

相对于反映社会巨变的宏大题材,近年来巴西文学愈发注重表现个人在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中的体悟和记忆。这两年的巴西文坛上更是出现了不少题材和线索上的"心有灵犀",疾病、家庭、历史这三个关键词成了作家偏爱的热门话题。

在出版小说《溢出的牛奶》(Leite Derramado)五年之后,音乐家及作家奇科(Chico Buarque)出版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德国兄弟》(O IrmãoAlemão),讲述了历史学家之子弗朗西斯科寻找自己在德国同父异母的弟弟的旅程。奇科的父亲是社会学经典《巴西之根》的作者,1930年生活在德国的时候也的确留下了一个儿子。50年后奇科寻找真相的过程则逐渐解开了历史的谜团。同样是取材于个人经历,又同样反映家庭关系,年仅24岁的年轻作家阿丰索(Afonso Reis Cabral)和大牌作家克里斯托旺·泰扎(CristovãoTezza)则将故事焦点放到了唐氏综合征上。阿丰索摘得2014年LeYa文学奖的作品《我的兄弟》(O Meu Irmão)讲述了离婚的大学教授和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弟弟如何在父母去世后共同生活的故事;泰扎的经典之作《永远的菲利普》(O FilhoEterno)则刻画了父亲与罹患唐氏综合征的儿子在对抗病魔时的共同成长,在向内的自我追问中反思国家的发展之路。这本小说在2014年推出了中译本,也是目前被译介成中文的唯一一部巴西当代文学重要文本。

这些反响强烈的作品着重表现主人公在与家人相处过程中重新认知自我的过程, 而作家们充满哲学思辨性的叙述,带有自传性质的剖白,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书写个 人的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延续巴西作家的一贯偏好,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往往紧 密相连,探索家庭关系的过程也通常与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并置。 丹尼尔·加莱拉去年的力作《血淋淋的胡子》(Barba Ensopada de Sangue)选择了"脸盲症",泰扎 2014年的新作《教师》(O Professor)亦可以看作是一本"记忆混乱的"71岁老教授的回忆录,塞尔吉奥·罗德里格斯荣获葡萄牙电信文学奖的《假动作》(O Drible)则在一个修复父子关系的故事中间巧妙穿插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天才球员佩拉尔弗的历史谜题。这些现象绝非巧合,当下的巴西文学愈发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小叙事,尤其是城市生活的大背景下特殊情况所造就的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尽管少不了穿插其中的历史线索和悬疑元素,但绝非中国读者所想象的波澜壮阔的魔幻拉丁美洲。不得不提的文坛明星保罗·柯艾略去年所推出的新作《通奸》(Adultério)延续了他所热衷的异国情调搭配小悲欢的路子,讲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女记者婚后出轨的故事。虽然该书面世之后由于陈词滥调的内容和毫无新意的主题饱受诟病,却也似乎暗合了当前巴西文学对个人情感和家庭关系的回归。

三、欧化? 巴西化? 全球化!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全球化带来的跨国出版集团和不断缩小的世界距离让作家、编辑、译者和读者之间越来越紧密,也为世界读者开辟了更广阔的阅读视野。但另一方面,本土化问题和文化身份的焦虑又迫使作家重新思考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自处。从早期对欧洲文学的模仿,到寻求本土特色的"巴西化",再到"去巴西化"重新对接世界文学潮流,巴西作家在不断探索自己的道路。

作为葡语国家,巴西文学与其西语邻居们分道扬镳。"巴西与周边西语国家的文学史是两种谱系,"^[1]这不仅是一种事实,也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巴西文学的一种共识。融合了印第安文明、欧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又在 20 世纪接纳了大批的日本移民和二战中遭受迫害的犹太移民,巴西文化的混血特质让我们很难给巴西特色下一个定义。而巴西的狂欢气质又使其成为诸多艺术家诗人的灵感来源,成为不亚于中国的异域风情想象重镇。

巴西已从历史的暗处,逐渐步入全球经济、政治的台前。国内对巴西文学的理解却依然经常被拉美西语国家的文学遮蔽,扣上了一顶魔幻现实主义的帽子。事实上,当代巴西文学早已超越了刻板的城市暴力、棚户区、狂欢节和亚马逊故事。网

^[1] 闵雪飞:《"拉美文学"涵盖了巴西文学吗?》,《文艺报》2015年2月9日。

络及流行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冲突、被抛弃的农村和城市环境问题,家庭关系与 21 世纪孤独的个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巴西众生相才是巴西当代文学的主流。如何在创作世界文本的同时保持巴西风格,或许正如巴西著名诗人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在《食人主义宣言》^[1]中对莎士比亚名言的戏谑:"Tupi or not Tupi,that is the question." ^[2]

^[1] Oswald de Andrade, "The Cannibal Manifesto", 1930

^[2] Tupi, 图皮人,即巴西的印第安土著民。安德拉德的意思是巴西从来就不是单一血统的,巴西人身上有图皮人的血也有欧洲移民的血,巴西文学应像食人怪兽般饥渴地食用他国一切新锐之物,与本土文化融合再造后再走向世界。